

香港有救嗎？



陸海晏



111
F67
170

香港有救嗎

陸海安著

香港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四年三月出版

香港有救嗎？

定價：港幣拾二元正（海外郵資另計）

著作人：陸海安

出版：風雷出版社

香港砵甸乍街六至八號立輝大廈二〇一室

印刷廠：河馬柯式印務公司

自序

香港，命運如何？

五百萬香港人，都在關心這個問題，但又無可奈何，自己的命運，自己無法作主，決定的權力，操在倫敦和北京之手，更準確一點來說，決定在北京統治階層的心意，尤其是鄧小平！

在鄧小平作出決定之前，其他人的主張都是次要的！

那麼，鄧小平何以決定收回香港？這是一個謎！

能夠了解這一點的話，對香港的前途才可以作出比較可靠的分析，而香港人對自己的命運也就會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從而可以作出對本身比較上最有利的抉擇。

最普遍的說法是：鄧小平爲了要向歷史交代，爲了不做李鴻章第二，爲了要做民族英雄……所以，決定要收回香港。

這說法，經不起分析，靠不住！

鄧小平不是被稱爲務實派麼？務實政策的倡導與實踐者，共產主義理論也可以暫時放下一旁，先要創造經濟安定與發展的環境，從農村擴大自留地，取消人民公社，到都市中准許私營小型工商業，讓農民與小市民有發揮生產能力的機會，創造財富，以至爭

取僑資外資、設立經濟特區……儼然要走上資本主義路線；而鄧小平一生爲了要在中國實施共產主義而鬥爭，何以到了暮年却有此一百八十度角的突變？

這又是一個謎！

不過，也都是可以解答之謎！

基本上，鄧小平並沒有放棄共產主義，更不會放棄付出一生的代價才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政權，把它改變爲資本主義政權；他自己固然不會答應，其他中共大小頭頭也不會答應——真正實行資本主義，他們還有容身之地？

採取資本主義的若干手段，只是權宜之計，只是爲了要渡過危機，真正目標只是爲了要保持共產主義政權的權續存在；不要倒下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此而已！

爲了維持共產主義政權，鄧小平以至掌權的頭頭們都不惜對現實環境環步，這就是「務實」；爲了「務實」，畢生鬥爭以求其實現的理論也可以放在一旁；那麼，還會爲了民族主義的理論而堅持要收回香港麼？

無論如何，都說不通！

從「務實」的觀點來看，收回香權其實十分危險！

香港每年提供中共六十億美元外匯——而這只是有形的，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還有

多少，誰也不知道，總之，中共目前手上積存的外匯達一百六十億美元，主要是從香港收進。

收回香港而產生不利變化的話，豈非後果嚴重？
何必作此冒險？

即使名義上非收回不可，何不與英國安排「兩全其美」的協議，在香港掛上五星旗，却讓英國人來維持安定與繁榮？

為何一定要主權治權全部要？

這簡直是「孤注一擲」的豪賭！爲什麼？

對這一個謎，本書加以分析，予以解答。

陸海安謹誌

一九八四年元月香港瞻望擲頭



前言

一九八三年的中秋節，香港已經在危機陰影籠罩之下，維多利亞公園一片燈海，與月色爭輝，一向以燈光燦爛，宛若寶鑽翡翠奪目王冠見稱的香港之夜，更添奇景，點綴着三十多年來香港人勤勞積聚的巨大財富，但也因此而成為各方矚目的獵物。

不甘心於繼續沒落下去，要重振雄風的大英帝國，能夠繼續保有這一塊不斷創造財富的奇蹟之地的香港麼？

弄得大陸一窮二白的中共，能夠在取得香港之後，繼續保持香港的閃耀繁榮與驚人的財富麼？

這是眼前的危機關鍵所在！

中秋節的歡樂，香港人抱着宿命的心情，享受末日前的繁榮！

也許是最後一次還可以作樂的中秋之夜吧！因為，沒有幾天，港幣的價值又如決堤之水，崩瀉下來了！

這將會是香港人最懷念的夜色與燈色爭輝的中秋夜哪！

香港的危機並非起於這一夜，也並非如若干人所認為的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國女首相戴卓

爾夫人的訪問北京之行，與鄧小平爲香港問題起爭執，氣憤的摔下階石，揭開了西方神話中的班多拉魔箱，放出要吞吃香港人的惡魔。

遠在一九五〇年，香港危機就開始了！

韓戰，香港危機初現，英軍大舉增援，邊界上，到處可見匆匆建立的鐵絲網，戰機與其他防禦工事，坦克車與全副武裝的英軍，巡邏新界的公路，山坡上的砲兵陣地，砲口指向大陸……。

韓戰結束，危機的陰影隱沒，並不是消失，而是潛伏在遠遠的地平線下！

一九六七年，大陸上的文化大革命，餘波掃及香港澳門，澳門屈服於紅衛兵式的中共地方幹部威嚇手段之下；香港又一次面臨危機，在香港三百多萬群眾全力支持之下，香港政府應付得宜，危機才又渡過了。

這次，第三次了！

還能夠渡過麼？

以名醫扁鵲的「病入膏肓」這四個字來形容的話，也許是過火了一點，但病情嚴重，則無可否認。

只有奇蹟出現，才可以救麼？即使是如此吧！創造奇蹟的醫術高明的醫生還是有的。

香港的五百萬中國居民怎麼辦？

就這樣不甘心而又無可奈何的落入中共的統治之下麼？

有沒有奇蹟出現的可能呢？

要靠上帝來創造奇蹟的話，天道茫茫不可知。

靠人如何？仍有希望，但要與香港問題有關係的各方面同心協力，才可以做到，面所指的各方面，並不包括中共在內，因為中共已表明態度，主權與治權通通要，沒有商量餘地，談判得不如意，就提早伸手來拿，白天十一小時，晚間九小時，就完成武力接管香港。所以，這各方面是指英國以及與香港有重大的投資、貿易、金融甚至政治有關係的其他國家。

有何良策？

先要談三項基本的前提：

1. 各有關方面，認清楚香港的重要性，並且確實認定香港值得一爭，並且非爭不可。
2. 要有信心，深信情況雖然嚴重，仍可以救，所做的努力並不會白費工夫。
3. 聯合行動：一木難支大廈——何況是岌岌可危，將要傾倒的大廈！但各方面合力的話，就不同了。

能夠先做到這三點，並非全無可為的。

鄧小平不讓母雞安穩穩的生蛋，
毛澤東的幽靈也會忍不住要看看他
究竟搞什麼玩意。



第一章 香港、毛澤東、鄧小平

一九八三年春，美國名記者白修德重訪中國大陸，逗留兩個月，回到美國後，資料豐富，大舉動筆寫文章，其中的一項報導說毛澤東晚年患上老年癡呆症；於是把文化大革命與四人幫一切罪行都歸之於一個大權獨攬者年紀老邁腦筋出了毛病之上，似乎與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無關，白修德是有意抑無意洗刷了這項共產黨本質問題，以及這項問題的是否值得深入分析，都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但另一位大魔頭史太林死後，也有過同樣的說法，似乎共產黨的大首領都會患上這樣的毛病，而俄羅斯與中國多以千萬以至億計的人民就活該遭受這樣疾病患者的屠殺與迫害，只說是他們不幸遇上而已，與共產主義制度本質無關，這會是真的麼？封建制度時代，有殘暴瘋狂的帝皇，有仁慈的帝皇，共產主義制度下，有殘暴瘋狂的統治者，有比較現實一點的統治者，不管他們被稱為皇帝、天子、抑或主席、總書記，都是封建性質制度下的產物，大權獨攬、生殺隨意、人民毫無保障！要消除災害，就要針對制度下手，並非毛澤東已死，就好了，不會再有文革及四人幫這類大禍害，這是騙人的說法與主觀的幻想。

香港的五百萬人，雖然只是平平凡凡的人，却比國外的許多學者專家認識清楚的多，雖

然毛澤東死了，四人幫倒台，華國鋒完結，號稱現實，穩重的鄧小平在掌權，但他們對中共接管香港，還是十分懼怕，一點也不放心！他們讀書沒有許多學者專家讀得多，學問遠比不上，但實際的經驗却使他們認識清楚得多，有毛澤東的中共與沒有毛澤東的中共，都是一樣的！

話又得說回來，今天毛澤東若是仍在的話，不會有今天的香港危機！

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以下列三點為依據：

1. 香港與九龍半島的割讓，新界的租借，三項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機不承認，所以，沒有所謂一九九七年的大限。

2. 談到香港問題，中共總是說：到時機成熟，才予收回。

3. 香港的繁榮與安定，要予以保持。每天生產金雞蛋的母雞，要營養充足，養得肥胖壯健，才會生下品質高的碩大金蛋。

可以斷然的說，一九八二年九月，英相戴卓爾夫人到北京去，所見到的不是鄧小平，而是毛澤東的話，結果一定不是今天如此的局面。

毛澤東一定會對戴卓爾夫人說：「不要提這些不平等條約，香港問題好商量，適當的時候，水到渠成，自然會解決」。

儘管今天中共有人告訴白修德，說毛澤東晚年患老年癡呆症，但他對香港問題的處理却一點也不癡呆。

文化大革命在大陸上鬧得天翻地覆時，香港的紅衛兵也鬧起來，要向港英奪權，示威、暴動，迫得香港英國人幾乎要撤退了；在北京的英國大使館也被紅衛兵大包圍，放火焚燒，香港的共幹揚言，中共軍艦要開入香港……。

在香港鬧文革的是江青派人馬，是所謂正統的紅衛兵，除了毛澤東，誰也惹不起他們，更不用說管了。

然後，突然之間，示威暴動消失了，奪權行動停頓了，紅衛兵消聲匿跡。

香港的第二次危機，像是一場颱風，來了，去了，只留下破壞的痕跡，香港屹然不動。除毛澤東之外，誰能夠下令香港的紅衛兵不要奪權，停止活動呢？

毛澤東知道香港對中共的有利之處，儘管不會喜歡香港在英國統治之下，矗立於中國大陸海岸邊緣上，更不會喜歡受到蘇俄的嘲諷中共空唱民族主義，却不敢收回香港與澳門這兩處帝國主義佔據的殖民地，但毛澤東却理智和現實得十分重視香港每年贈送給中共的三十多億美元外匯——今天已增至六十億美元了！

爲了保持香港的人心安定，從而保持香港的繁榮，甚至在澳門的江青派共幹以紅衛兵手

段實際奪取了葡萄牙的統治權之後，葡人心灰意冷，要放棄澳門時，中共却全力挽留，不僅交還治權，還協助澳門進行建設發展；目的是要使香港人看到了好放心，對澳門也如此，香港更不會有問題了，放心去賺外匯吧；這是「殺雞警猴」的剛好相反的手法。

毛澤東患了老年癡呆症麼？

爲何却如此現實？

鄧小平是現實主義者麼？

爲何對香港却如此的不現實？

這是一個謎，但並非不可解之謎。

一九八二年六月，距離英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之前三個月，中共在香港的頭頭們奉召回去聽訓，訓示的內容，對他們來說，等於晴天霹靂，尤其是工商界方面的「紅肥貓」，幾於都急電回港，囑付家人親信，賣股票、賣房地產、賣港幣……。

一名紅色巨賈的兒子，得消息之後，立即安排，移民到加拿大去，至於一般人，到九月英相訪問之後，才知道中共決定要收回香港的惡耗，股市與港幣才告下跌，這位「消息靈通之子」便發了一筆「港難財」！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趁機撈取最大筆「港難財」還是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大財閥，

他把手上大批自己公司的股票拋售，對外揚言說是急需現金週轉，其實，他知道，不久，股市就會大跌了。結果，他賺得最多。

暗下裏，他們都準備好應變，表面上，却都支持鄧小平收回香港的決策，說「香港的繁榮與安定，收回後仍可保持，沒有問題」。

有誰會說真話呢？

誰也不肯，也都不敢，何必批逆鱗？

鄧小平不比毛澤東，毛澤東可有辦法要別人說出真話，最著名的手法就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一次「大鳴大放運動」，承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號召大家說真話，信以為真者紛紛上當，一九八三年七月到香港來的著名「大右派」林希翎就是這樣被戴上帽子的；事後反詰毛澤東，何以如此奸詐，用此陰謀手段；毛澤東莞然笑答：「這那裏算得上是陰謀，這是陽謀而已」。言下之意，對付你們這老中青的天真人物，還用得着我老毛用陰謀麼？陽謀已經太夠了，輕輕一諾，真話吐出，笑煞人也。

除此陽謀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手段，都會騙出或迫出真話來。

這方面，鄧小平也許不及毛澤東。

但深一層來看，鄧小平的決定收回香港，另有他的重大理由，並不是因為香港這群頭頭

沒說出「香港的安定與繁榮可慮」的真話來，就決定收回香港；而是他在已作出決定之後，才召集他們，詢問意見，如有堅決的反對意見，也許會重新考慮，既沒有，就無異議通過。那麼，如何作出此項決定的呢？

1. 廖承志、鄧穎超以及王光美，都說香港是中共之癌，非及早開刀不可；勿太貪目前之利，養癰爲患！

這是一位左派巨賈透露的消息，說廖承志力持此論，說今日香港逐漸演變成爲當年上海的英法租界，腐蝕中國的統治階層，培植自卑心理，潛滋傾覆力量；當年若無租界，今日安有中共。

鄧小平聽了，頗爲動容！

鄧穎超也說，當年若無香港，周恩來在廣東戰敗，已無路可逃；疲病交加，躲到香港，休養復元之後，才再到上海租界，捲土重來。

王光美則強調「白區黨」的重大貢獻，對傾覆國民黨統治，功勞最大；要小心出現反共的「赤區黨」，以香港爲聯絡中心，傾覆中共統治。

說出這一則內幕消息的紅色大亨，還意有未盡的微微嘆息說：「結果是王光美佔到最大便宜，哥哥王光英獲得派到香港最肥的財經差事；但實際上影響最大的是廖承志！」